

于幻想之中构建天地

——试析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

文 / 杜静雯

一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都有其创作渊源，而作家对文本的取材及其加工组织都具有客观与心理的一些依据。1908年，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发表了《作家与白日梦》，解释了作家的创作现象。本文将通过分析此文，结合弗洛伊德释梦理论、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等理论，对作家的创作动机、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技巧与“世界”的必要性及其影响作出说明与补充。

一、白日梦——文学创作的来源

动机是一种导致行为产生的主观性因素，是“一种需要或欲望，它是和达到适当目的的意向相联系的”。文学创作动机是文学文本产生的原动力，即文学创作的根本来源。但创作动机本身就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通常是某种想法、冲动、欲望或本能，存在于作家的个人思维及内心情感，不具备直观的形态，因而无法直接考究。因此，从心理感受入手，

解决文艺创作和美学问题的历史由来已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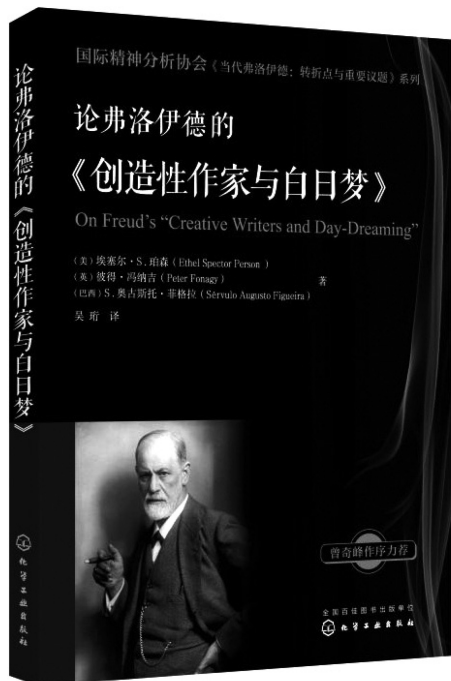
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启了心理学艺术学研究的新途径，以释梦理论、无意识理论和性欲论为基础，重新解释了艺术创作的现象。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产生及运行并非随机的、盲目的或非理性的，而具备强烈的思考性与目的性。欲望在潜意识里压抑已久，导致了梦的产生，而这种欲望通过润饰、凝缩等方式进行伪装，最终通过睡眠时脑部的无意识活动来实现。从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来看，梦是一种“超我”状态，这种思维出自欲望在无意识活动下的伪装，梦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做梦者的某种真实情绪与心理障碍。但当人处于清醒状态时，由于理智克制与外部因素的干扰，梦的产生与伪装又会具有一定限制，梦也从最初原始冲动的表达演变为另一种思想形态——幻想，即“白日梦”。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认为作家的创作动机是白日梦，文学作品创作的本质就是创作者将受压抑的经验与愿望在幻想中进行转化，通过自发性创作所完成或实现的潜意识的升华。

弗洛伊德以儿童的游戏、成人的白日梦类比作家的创作过程，试通过三者之间的联系证明作家的创作动机为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儿童会通过游戏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例如在角色扮演一类的游戏中，他们会各自充当不同的角色来组建家庭，即“过家家”，上演“英雄救美”、王子与公主等童话戏码。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模仿大人的行为，表达自己对成长的渴望，且不吝于展现。然而，已经在真实世界中扮演了真实角色的成人，却会因为羞愧而隐瞒其与现实具有差别的心理情境，将愿望与原始冲动埋藏于内心深处。若长此以往愿望被压抑，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或转移方式，甚至会导致情绪病的爆发。

该现象与两个主体之间的本质差异有关，包括其智力水



平、思想成熟程度与生活环境等因素。但儿童的游戏其实与成人的白日梦一样，都创造了一个具有娱乐性的非真实世界。弗洛伊德指出，“作家的工作与孩子游戏时的行为是一样的。他创造了一个他很认真的幻想世界——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其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儿童做游戏、成人做白日梦的过程具有相似之处，都来自内心被压抑的愿望在潜意识下所产生的原始冲动，作家们将其谓之“创作灵感”的迸发。

弗洛伊德曾在文章《论约翰逊〈格拉迪瓦〉中的幻觉和梦》中谈到，约翰逊小说《格拉迪瓦》中主人公的行为受到幼儿时期的性欲无意识支配。从童年开始，小说中的主人公就产生了对性欲的幻想，随着童年时代的结束，幻想最终暂时被尘封，甚至遗忘。但实际上，这个幻想并不会真正消失，只是随着主体的成长被压抑在了潜意识之中。在欲望的驱动下，借助艺术作品所展现，幻想最终得到了实现与满足。因此，从艺术创作的手法来看，小说中所提及的庞贝古城、童年伙伴佐伊以及少女浮雕像等，作为意念群体现出作为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整体，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

本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幻想的特征，这也从根本上将梦与幻想区别开来。一是幻想的动力为未满足的愿望，这一点与梦具有相似之处；二是幻想会随幻想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处境的变换而变换，其中愿望贯穿了早年记忆、现在、未来这三个幻想的来源时刻；三是幻想具有几种形态：平日里漫无边际的幻想创造即为白日梦，但当幻想过于强烈时，就会具备演变成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可能性，受压抑的幻想及其派生物以极其歪曲的方式表现便成了夜间的梦，但三者所具备的共同之处是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中也直接阐释道，“白日梦是满足心理愿望的一种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作家创作的过程与幻想具有以下共性：一是艺术创作和幻想都假定了对现实的脱离，二是艺术创造和梦的形成的过程大体是相似的。但是，艺术创造绝对不同幻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艺术创作是在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下的有意识的过程，而梦是无意识的过程。

就创作产物本身而言，作家自选题材的作品中通常会会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带有一种“英雄不死”的色彩，也正是所谓的“主角光环”，这种现象在当今的网络小说中极为普遍。一旦主角面临困境或承受致命性打击，这种“光环”就会带来一种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帮助主角扫清障碍，化险为夷，最终迈向成功。这是因为文学世界是由作家通过幻想构建而成的体系，作家本人在幻想中便是一个唯我独尊的自

我，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没有了这个自我，幻想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英雄不死”不仅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文本逻辑和中心思想的构建。

综上所述，创造性作家的取材来源于幻想，创作者以自我为中心，在文学的创作中满足了自己被压抑的愿望，以文字的形式演绎着内心深处的白日梦。

二、艺术技巧与“世界”之于文学创作的必要性及其影响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 M.H.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生产而成的艺术品本身。第二个要素是作家，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生产者便是第二个共同要素。第三个要素是世界，一般认为作品总会涉及、表现或反映某种客观状态等相关内容，因此引出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其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或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来表示。最后一个要素是读者，即听众、观众或欣赏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作家与白日梦》中主要关涉了作家、世界与读者这三个对象。其中，以艺术作品本身为核心，本文所论述的创作动机属于作家范畴，艺术技巧与读者相关联，世界主要指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等客观要素。

首先要论述的是艺术技巧，对此我们可以结合读者本位与接受美学加以理解。阅读不仅是作家、作品到读者的单向传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期待，即读者会为满足审美愉悦主动寻求作品的活动，是由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审美趣味等要素交汇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的最后一段点明了作家与白日梦者的区别。白日梦者若直接向他人讲述自己的白日梦，是索然无味的，甚至会让人扫兴。而作家在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自己的白日梦时，却是令读者感到快乐的。在他看来，作家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改变和掩饰来软化白日梦的利己性质；二是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收买读者。因此这种差异并非梦的内容所导致，而是出于阐述方式及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技巧的不同。作家在软化白日梦的利己性质后，能使读者更好地从中产生共鸣，从而打破作者的“自我”与读者的“自我”之间的隔阂，使两者之间产生更多的联系。在解释美学的形式时，弗洛伊德将这

种快感命名为“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从我的观点来讲，作家提供给我们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直观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精神上紧张消除的状态。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由此便能看出，艺术加工有助于淡化创作者本人的主体影响，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由此提高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

因此，艺术技巧之于文学创作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作家若以合适的艺术技巧包装并升华自己的白日梦，能够使读者更好地克服心中对白日梦本身的厌恶感，从而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这也正是诗歌艺术的精华所在。

其次，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并无过多相关论述，其在分析文学创作现象时主要以幻想为重心。因此，文学“四要素”中的“世界”视域能对弗洛伊德的作家创作机制理论作出相应补充。

在文学四要素中，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模仿再现，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文学中的客观材料与主观情思来源于真实世界，且艺术所模仿的不仅是现实世界的表象，还包括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反映了其必然性与普遍性。

幻想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取材来源，但弗洛伊德将文学创作过多地归因于幻想，显然具有片面性。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在论述文学创作时多从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分析，因此会出现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些偏差。弗洛伊德自己也在文中提到，“尽管在我的论文题目中我把作家放在首位，但我对作家的论述比对幻想的论述少得多。”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中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的产物。”这充分体现了客观环境对白日梦塑造的必要性。艺术来源于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真正的生活包罗万象，作家的写作都是选取自己熟悉的生活。莫言就曾经说过，“只有你熟悉的生活，你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才能写得有血有肉；如果你写不熟悉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写，但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个人经历具有普遍意义，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有一种固化的观念，认为文学作品就是对客观世界再现的过程，文学艺术是为模仿真实世界而服务。但是，如果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外在世界或者理念的模仿，这个观念是偏见的，文学中还渗透着作者的“自我”，并且包括读者后来的文本接受与文本再创造。

文学作品与奇特的幻想密不可分，生活更是文学作品的创作土壤，因为幻想并非凭空而生，只有真实的生活之水才能灌溉出梦幻之花。艺术创作中并非只有幻想这一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周围的环境、真实的生活等客观因素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杜甫为例，他出生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其一生创作诗歌的经历可根据他的生活明显地分为四个时期。在年轻时读书游历阶段，杜甫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类气魄雄伟、语言精练的诗句。困守长安时期，接触底层人民生活的经历丰富了他创作的视线。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作品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他的爱国精神。漂泊西南时期则因触景生情而产生的抒情诗歌较多。由此可见，杜甫的诗风随着其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且杜甫的诗歌多关注社会现实，社会环境对其创作必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积聚的过程是创作者不断积累、总结人生经验的过程，作家自始至终都为这样一种外力所驱使着，使其时时回忆思索自己，从中得出一种肯定之否定的观点。与此同时，作家也沉浸于对生命的不可知的幻想，而要寻找到一个新我，无意识深层总是隐藏着被本我所唤醒的创作欲望。

因此，文艺作品的诞生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小结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导出作家的创作过程：先是结合真实生活经验与主观意志想象进行取材，再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加工，包装与美化自己的“白日梦”，对其内容进行丰富与升华，最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达到共情的效果。当然，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赋予的，因此作家的“白日梦”仍会有第二次甚至更多次的演绎，这也涉及读者反映理论与接受美学的范畴。但至此，我们已达到了最初的讨论目的。

【参考文献】

- [1] 克雷奇，等. 心理学纲要 [M].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
- [2] 彭舜，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M].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1.
- [3] 王晓路. 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 [M]. 文学评论，2005(03).

【作者简介】

杜静雯（2002—），女，汉族，广东佛山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